賀國語日報60周年慶

想寫作，可以先從《國語日報》開始！

王岫 ◎ 文字工作者

今（2008）年10月25日是《國語日報》的花甲之慶，報社出版了《見證：國語日報六十年》的紀念文集。捧著這本素雅設計一如該報風格的書，翻閱各作者或敘說《國語日報》對語文教育的貢獻，或追憶與《國語日報》的淵源或受到的影響，自己想想，只少《國語日報》幾歲的我，何嘗也不是見證了《國語日報》多年來的成長和變化呢！。

和許多人一樣，我也是從小學就接觸《國語日報》的。幼時家境不好，父母親無法爲家中孩子訂閱，但學校的班級倒是訂有這份報紙。在四、五十年前，《國語日報》可說是小學生少有的課外閱讀刊物了，但眞正讓我心底對《國語日報》產生親近、扎實的感情，應該是四年級當圖書股長那一年罷！我每天一早到學校第一件事，就是將《國語日報》夾在教室後面的報夾上。我算是班上最早能翻閱報紙的人了，撫觸著這份當時唯一有注音的報紙，我總欽羨著許多小朋友的作文，竟能化作鉛字，出現在報紙上。更令人驚奇的是，導師朱同源先生，有時也展示他登在《國語日報》的文章（我已忘了那時候的版面名稱）給我們看，我才明白，原來《國語日報》不只是給小朋友看的報紙而已。朱老師喜歡文藝，也鼓勵我們閱讀，所以那年，我的確很認眞的閱讀《國語日報》，雖然，我還沒有勇氣投稿，但閱讀報紙和老師的影響，在心裡已埋下以後喜歡閱讀的種子了。

也跟大多數人一樣，上了中學和大學後，和《國語日報》疏遠了一陣子。但幸運的是，在中央圖書館（改名國家圖書館）上班後，辦公室竟然又有《國語日報》了。原來，我初進央圖是在採訪組工作，這個單位是專門徵集、購買圖書及採訪出版訊息的單位，經常登有新書消息或書評、書訊的報刊，辦公室總會有一份，以供同仁參閱；所以我又有機會翻閱了。隔鄰漢學中心的蘇精先生，出身教育世家，大概也是看《國語日報》長大的，有幾次我看到他在《國語日報》寫的文章，在他過來我們辦公室看新到圖書時，我就跟他聊起他寫的文章；他說：「想寫作，可以先從《國語日報》開始呀！」

這句話，幾乎影響了我的一生。後來，兩個女兒誕生了，公事、家事雖然忙亂和牽絆，但孩子的可愛和調皮，也使家裡充滿歡笑和喜樂了；我不禁有以文字將她們的家居、學校和成長

的趣聞、事件，記錄下來的想法。

「想寫作，可以先從《國語日報》開始呀！」——蘇先生的話在我腦海裡響起。《國語日報》不僅是小朋友寫作的啓蒙園地，對我這個新手爸爸似乎也是，於是我開始寫了一系列有關家居生活和孩子成長的雜文，投寄給《國語日報》的家庭版。那時的主編是頂頂有名的薇薇夫人，她一點也不認識我，卻蒙她不嫌棄，每寄去稿件，第十一、二天就能見報。當時報紙字體較小，兩千多字的文章，竟也都能擠進篇幅。二十年後的去年，薇薇夫人在市長官邸開畫展，我特地去看她，自我介紹後，她才恍惚想起編家庭副刊時，在稿件上認識的我；靦腆的我，也只請她喝一杯官邸的咖啡，當作是心中默默的感恩和謝意，眞是失禮。

由於《國語日報》的投稿還算順利，對我是一種無形的鼓勵，也給我一個啓發：身邊和熟悉的事，是最好的寫作材料，我也開始向其它報刊寫自己熟悉的有關圖書館、圖書、出版等方面知識或訊息的文章，慢慢的，開闢的園地也漸廣，這都是《國語日報》奠定的基礎。而我在《國語日報》家庭版的系列寫作，延續了十多年，從孩子包尿布時期，寫到她們唸國中、高中，文章曾彙集成三散文集；我曾對長大的女兒說：「妳們以後出嫁，嫁妝沒有一牛車，但三本記載妳們童年舊事的書，應是最美好的嫁妝！」而這三本書裡的文章，其實大都產生於《國語日報》。自薇薇夫人之後，家庭版歷經馮季眉、方家瑜、盧秀娜、蔣秀娟主編，她們也都對我相當鼓勵和支持；已升爲總編輯的馮季眉小姐，任內還囑我開闢親職小名句和每週書訊等專欄；每週書訊後來衍生爲現在湯芝萱主編的星期天書房的書介選書。偶而，我也投稿給「少年文藝」版，湯主編和現任的王秀蘭主編，也都給我不少指正的意見和鼓勵，她們在文學方面的知識，都是我要學習的。

兩個女兒也是在《國語日報》的協助教育下長大了。她們都辦有國語日報圖書館的會員證，假日如果我和太太有事，她們就經常在報社的圖書館消磨半天。老大曾在國語日報上過美術課，老二則上過自然教室的課，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爲她倆報名作文班時，都得一大早來大排長龍，眞是盛況空前。孩子唸小學，因爲經常出入國語日報，我們有時接送她們，使我們對國語日報的各樓層也都相當熟悉了，進出這裡，就好像進出她們的學校一樣；這裡，幾乎是她們第二個學校了。她們偶而也會向《國語日報》的「兒童園地」投稿，當時的主編吳淑玲小姐，也給她們很多指導和鼓勵。這些在國語日報的上課和投稿，應該也奠定她們一些扎實的語文基礎，現在她倆一個在小學教書，一個剛到高中教書，回想起在《國語日報》的歲月，應該也如我一樣，充滿謝意罷！

即使孩子長大了，但我還偶爾在《國語日報》寫稿，所以我對《國語日報》還有一些觀察。現在報業情況不好，許多報社副刊園地篇幅或版面大爲縮減，但還能維持一貫的副刊版

面，也眞是難得了。在兒童、青少年寫作的園地方面，更幾乎是獨力在撐起一片天，若說《國語日報》爲國家、社會的語文教育，盡了無形的輔助力量也不爲過。以讀者來看，《國語日報》不八卦、不激情，完全以教育、語文、家庭、學校、保健等新聞和文章爲主體，是最純樸、安全和有教育意義的平面媒體。

除此之外，我因爲參加「好書大家讀」的評選工作，不管甚麼會議，都看見國語日報一定派代表來參與；這顯示國語日報長期支持「好書大家讀」的工作，在早期馮季眉小姐時曾主辦過，現在即使換成北市圖主辦了，許多雜誌或媒體也逐漸淡出了，但國語日報還是堅持著參與會議，表示他的支持。

這是我從小到今，對國語日報的認識和交往；國語日報有我許多朋友，老社長林良先生也是我牯嶺街巷內的好鄰居；連現在每週晚上打一次羽球的社團，也有兩位國語日報編政組同仁來加入，讓我又多認識了兩位報社的朋友，眞是與國語日報很有緣份。

一口氣讀完《見證》這本充滿溫馨回味，但亦也勉勵未來的紀念文集，我不禁也要打從心裡祝賀這位終生的朋友更加成長、茁壯。

▲ 97年10月24日，《國語日報》歡慶60週年，黃啓方董事長致詞。（林培舜/攝影）